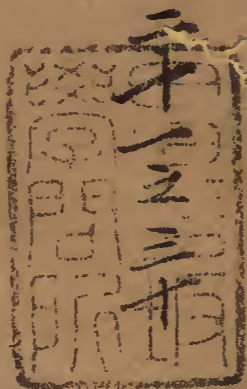


唐宋叢書

南唐書



庫	文	閣	内
三	五	三	漢
一	五	三	書
函	文	文	類
架	冊	冊	
		號	

十七¹⁸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164
冊數	56 (18)
函號	371 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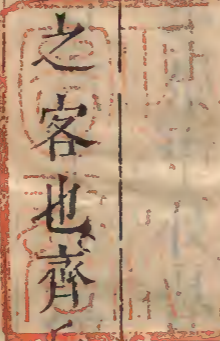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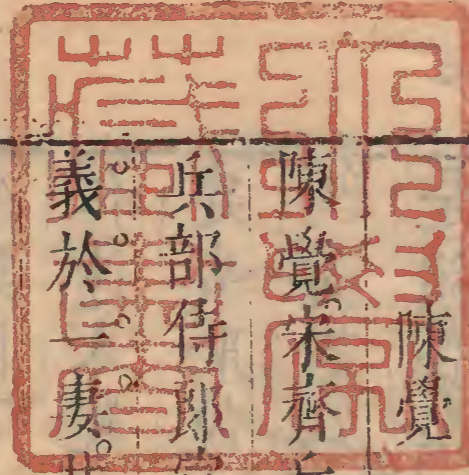
南唐書卷二十一

黨與傳下第十七

陳覺宋齊丘之客也齊丘薦為楚王景遷教授累遷

兵部侍郎宣徽使覺在外姦佞苛酷及居家不能制
義於三妻其妻李氏妬悍親執庖爨不置妾媵宋齊

丘嘗選三婢予之頗有容質李氏亦無懣色奉事三
婢禮如舅姑晨夕承侍未嘗輒離左右人問其故則
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令公敢倨慢邪三婢



不自安。求遠宋第。覺唯唯聽從而已。李仁達據福州。齊丘因薦覺有智略。可使喻旨於仁達。必不勞寸刃。坐致闕下。元宗許之。乃以覺爲福州宣喻使。旣至。說仁達入覲。仁達曰。安撫未定。請俟他年。入覲。覺還至建安。恥說之不行。乃矯制發建汀撫信之兵往討之。旣而諸軍皆潰。士之戰歿者無幾。國用遂爲一空。於是鎖覺送建康。中外皆謂其必誅。而齊丘上表爲請。乃赦之。流覺於蘄州。未幾復用如初。及救壽春。又與朱元有私隙。而窘之太甚。卒致元叛。淮甸旣陷。舉國

震恐。齊丘等因之以圖變。覺與李徵古俱爲樞密副使。徵古每於言議。無復臣禮。覺請元宗深居後宮。委國事於宋公。臣時得入奉從。容譚釋老而已。元宗以羣情方撓。不欲暴其事。及使中原回。乃罷近職。覺以世宗之命。告元宗曰。江南連年拒命。知是宰相嚴續所爲。可殺以謝過。元宗知其與續有宿嫌也。不信。鍾謨請覆實其事。乃遣謨告謝責已。言非續之罪。世宗大驚曰。續果能如是。乃忠於所事也。何罪之有。朕爲天下主。肯教人殺忠臣乎。謨還報元宗。乃下令數覺。

前後罪惡貶饒州安置使殺于路

李徵古

李徵古宜春人也昇元末第進士時宋齊丘廣樹黨與以張聲勢徵古常出入門下保大中與陳覺同掌機密淮甸兵起劉彥貞敗死人心恟懼元宗歎曰吾家國一至於此因泣下徵古曰陛下當以兵力拒敵泣有何益杯酒過量邪乳保不至邪元宗變色左右皆戰慄徵古亦白若又與陳覺乘間言社稷禍在朝夕請陛下燕居深宮國事盡付宋齊丘以紓喪亂元

宗以戎事未隱忍不發及晝江罷兵鍾謨自至京師判尚書兼一省之政權勢特甚尤切齒齊丘黨與常曰人臣窺國理不可容及陳覺奉使中原欲矯世宗之命殺嚴滄謨乞復使用覆實其事齊丘黨與遂敗貶徵古洪州殺之

馮延巳 馮延魯

馮延巳字正中廣陵人也父令頽事本郡為軍吏烈祖署為歙州鹽鐵院判官裨將樊思蘊作亂燒營而火及令頽第叛卒皆釋兵殺火其得人心如此時刺

南唐書 卷二十一
史骨言病甚。中外不知存否。人心惴惴。延巳年十四。徒步入見。言復傳言。敎出謝將吏。人情乃安。及長。有辭學。多伎藝。烈祖以爲秘書郎。使與元宗遊處。累遷駕部郎中。元帥府掌書記。與陳覺友善。自結於宋齊丘。以固恩寵。同府在已上者。稍以計遷出之。元宗愛其多能。而嫌其輕脫。貪求。特以舊人不能離也。孫晟面數之曰。君常鄙晟。晟知之矣。晟文筆不如君也。技藝不如君也。談諧不如君也。諛佞不如君也。然上置君於親賢門下者。期以道藝相輔。不可悞邦國大計。

也。聞者避其言。烈祖季年亦惡之。復爲常夢錫彈劾。必欲斥去。未果。而烈祖歿。元宗卽位。延巳喜形於色。未聽政。屢入白事。一日數見。元宗不悅。曰。書記自有常職。此各有所司。何其繁也。由是少止。遂與宋齊丘更相推唱。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復與其弟延魯。交結魏岑。陳覺。查文徽。侵損時政。時人謂之五鬼。保大四年。自中書侍郎。拜平章事。時論不平。出鎮撫州。亦無善政。延巳無才而好大言。及再入相。乃言已之智略。足以經營天下。而人主躬親庶務。宰相備位。何以

致理。於是元宗悉以庶政委之。奏可而已。延巳遲疑。顧望責成胥吏之手。又竊笑烈祖戢兵。以爲齷齪無大略。安陸之役。喪兵數千。而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安能成六事。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宴樂擊鞠不輟。此則去其英雄主也。故蠹國殃民。實此之由。爲相之後。動多徇私。而故人親戚。始於謝絕。與弟延魯如仇讎。延魯所生乃延巳之繼母也。亦至疎隔。旣失湖湘。人皆歸咎。延巳自劾。元宗復使親政。割地之後。始乞罷相。乃爲官傳。逾年卒。年五十七。著樂章百

餘闕。其鶴冲天詞云。曉月墜。宿雲披。銀燭錦屏圍。畫章鍾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又歸國謠詞云。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蘆花千里。山月白。傷行色。明朝便是關山隔。見稱於世。元宗樂府詞云。小樓吹徹玉笙寒。延巳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之句。皆爲警冊。元宗嘗戲延巳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元宗悅。初蕭儼深惡延巳。常廷斥之。及儼爲大理卿。斷獄失入。舉朝皆欲誅儼。獨延巳力爭以爲赦。前失入。罪不

當歿儼終獲免。人皆躉之。以謂裴冕損怨。無以加此。延魯。延巳異母弟也。初爲江都判官。累遷水部員外郎。中書舍人。延魯銳於進趨。常欲用事四方。以要功名。延巳詰曰。士以文行飾身。勤恪居職。則寵光至矣。何用行險。以圖祿利。延魯曰。兄自能如此。弟不能。情。持。循。資。爲。宰。相。也。建州之後。雖查文徽尸其事。而延魯實贊之。閩人先苦王氏亂政。聞唐師至。皆伐木開道。壺漿奉迎。既尅建州。軍無節制。大掠數日。民不堪命。故雖下其地。而人皆解體。劉從効。李仁達之徒。得以鳩集其民。專據郡縣者。因其隙也。及陳覺矯命討晉安。表言朝夕可克。元宗不得已。發諸路兵應之。延魯亦請行。拜南面監軍使。李仁達求救於越。越人遣兵助守。既而延魯。魏岑。王崇文等。各領兵萬數。四面俱至。圍城數匝。聲動天地。有國以來。出師之盛。未之有也。延魯等各務爲已功。犄角不相應。諸將皆怠。莫肯用命。故兵勢雖盛。而城久不下。越之救兵。無所施力。欲出不可。越人復以舟師浮海而至。旁听阻滯。不可登。延魯軍中集射之。舟人戢矢如蠟。延魯曰。城

六

所以不下者恃此救也。今不與之戰，則裒糧坐甲，何爲哉？不如却軍，俟其登岍，盡殺之，城必降矣。裨將孟堅諫曰：賊勢已窮，堅壁困之，功在漏刻。延魯不聽。越人登岍，是致死力。延魯遇敵先走，其下皆潰。孟堅死之。諸軍相次亦潰，士之戰死者無幾，而軍資器械委棄略盡。元宗大怒，命鎖延魯，陳覺至建康，韓熙載劾奏，請置之死。宋齊丘固爭，乃流延魯于舒州。未幾復用爲東都留守。延魯初至自晉安，身被五木，鎖鑰甚固。延魯已歎曰：弟不肯爲循資宰相，一至於此。兄弟由是有隙。淮甸兵起，延魯棄揚州，削髮爲沙門，逃歸。周人執之，歸于京師。時謂之曰：執節分符，始作大軍之帥，被緇削髮，潛爲行脚之僧，割地之後，世宗以爲刑部侍郎，遣歸報聘，遂留金陵，拜戶部侍郎。建隆初，李重進來乞師，元宗命延魯出告其使曰：吾不相救，非乏兵也，大丈夫不得志而反，固有之矣，但不得其時爾。昔周世宗初崩，人心未一，上黨作亂，大兵北征，君不以此時反，今天下晏然，乃以一城之地，抗萬乘之師，此自速歿爾。吾安能救速歿之人乎？太祖皇帝親

征延魯入貢。太祖曰：爾國連吾叛臣乎？延魯徐曰：陛下徒問之而未知之，乃以實對。太祖領之，因曰：朕以大軍渡江，爾國能拒朕乎？延魯曰：重進天下之姦雄，陛下一鼓平之，蕞爾江南安足以抗天威？但士大夫感其主恩，有必死之志，陛下能棄萬之卒，與之血戰，則可矣。且大江設險，風波不常，儻進未尅，城退乏糧，道亦官守之責也。太祖笑曰：聊戲卿爾，吾與江南義已明，何至於此？乃頒師。

魏岑

以上皆見陳彭年別錄

魏岑，字景山，鄆州人也。篤學強識，而拙於屬文。常遊覽四方，凡天下山川勝勢，風土美惡，無所不知。避亂淮南，署郡從事。久不得志，數以計策干宋齊丘，薦授校書郎。尤好諛佞，善揣人意。元宗卽位，銳意天下，有尅復中原之志。岑請親祀南郊。元宗曰：俟天下爲一，然後告謝天地。及下南閩，意以爲諸國可指麾而定。岑因侍宴，自言臣少遊元城，好其風物。陛下平中原日，臣獨乞任魏州。元宗許之。岑趨墀下拜謝，人皆以爲佞保。大六年，李守貞乞師，以岑兼沿淮巡撫使，聞

守貞敗。罷爲屯田使。入爲兵部侍郎。拜樞密副使。

查文徽

查文徽。不知何許人也。用宋齊丘薦。授元帥府掌書記。遷秘書郎。元宗卽位。拜中書舍人。保大中。閩人連重遇。朱文進。弒其君曦。遣使告亂。馮延巳請執其使以伐閩。俄以民疫。寢其議。文徽獨以爲可討。王延政首亂。宜攻自建州。議者多不從。唯馮延魯贊之。翰林待詔臧循者。與文徽同閩。嘗賈於閩。具知山川險易。爲陳進兵之計。文徽因是決行邊。鑄帥洪州屯兵。與

文徽會。建安之民苦王氏亂政。皆伐木開道。以迎我師。遂下建陽。方且傳檄諭福州。而王延政先遣統軍使吳承祐。以遊兵巡福州境。給曰。唐爲我討賊。大軍至矣。福州信之。裨將林仁翰殺連重遇。函其首歸。承祐延政。以其子繼昌守福州。親率衆以拒文徽。文徽始以福州之亂。伐閩至此。延政已平福州。五郡之兵大集。敵勢甚盛。文徽等次于蓋竹。退復屯建陽。啓求濟師。臧循監偏師屯邵武縣。縣民擒之。斬于建州市。元宗復遣祖全恩。何敬洙。率萬人至建陽。與延政隔

谿水而陣。全恩使建陽降將孟堅潛師出其後。裨將武彥思馬存貴以輕銳繼之。腹背夾擊。延政大敗。退而城守。福州復亂。李仁達殺繼昌。及吳承祐以卓儼明為主。儼明老僧也。徒眾數千。目有重瞳。垂手過膝。故推立之。既而無統御之略。仁達復殺之。而自稱留後。延政益不振。建州之險要曰西巖延平津。相繼下。俄克建州。執王延政歸於建康。潭泉汀皆平。而唯福州羈縻而已。遂以文徽為撫州刺史。入為諫議大夫。拜建州節度使。及陳覺矯命敗績。福州遂屬吳越。後二年福州詐言吳越戍兵亂。殺李仁達而遁。文徽與劔州刺史陳誨帥舟師應福州。以兵出迎。誨曰。越人謨信。謨信無信也。閩人語音。未可速進。文徽曰。久則生變。乘其未定。亟取之。留誨屯江口。進至西門。伏兵發。文徽被擒。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等。元宗送先進等還越。越亦歸文徽。後事亡。

南唐書卷二十一終

南唐書卷二十二

歸明傳上第十八

嗚呼。生草昧之世。事偏據之國。君臣上下。冥行而已矣。及其一覩聖人之化。而得其所歸。則何異於離葦屋之幽。卽天日之鑒哉。故南唐之士。及事皇朝者。皆謂之歸明。而歸明之士。未必皆善也。作歸明傳。

蕭儼

蕭儼。廬陵人也。甫十歲。詣廣陵。以童子擢第。及長。志量穩正。交不苟合。授秘書省正字。烈祖受禪。遷大理

司直拜刑部郎中。明清平恕。號稱職。烈祖季年。性辯急。羣臣多貽訶責。陳覺居近職。不自安。請告數月。烈祖。祖。覺以宣遺詔。日出參。儼劾曰。陳覺側聆私室。以俟。升。遐。請。案。其。罪。不。許。元宗卽位。委政齊王景遂。馮延巳。魏岑之徒。因以隔絕中外。儼上書極論。遂出聽政。昇元之法。禁以良人爲賤。賣奴婢者。通官作券。至是。馮延魯等欲廣置妓妾。因矯遺制。許民私賣。已子儼駁曰。此非大行之命。延魯矯爲之。爾。昔延魯爲東都判官。上疏貧民不自給者。聽鬻已子。大行問臣。臣

曰。往者陛下出府金以贖民子。故得天下歸心。大。自至今。乃許民賣子。以資豪民。非防微之道也。由是延魯之請不行。今復行之。故知其矯先旨也。議者以遺詔已出。不可改。遂行。烈祖山陵。儼與韓熙載。江文蔚。同定禮儀。諡法。遷大理卿。兼給事中。因斷獄失入。用事者欲誅之。賴宰相馮延巳固爭。以謂赦前失入。罪不當死。遂貶南昌令。因歸葬廬陵。幘巾素裾。詣郡廳設拜。敬守桑梓。言談服御。不改鄉俗。會讌故老。姻舊語笑。雍穆。俄復舊官。後主初嗣位。屢與嬖倖對弈。

儼入白事舉。奄投于地。後主大怒曰。汝與魏徵孰愈。儼從容曰。臣若非魏徵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默然。罷。奕儼秉身方直。彈奏不阿。百官貴戚。歛衽避之。歸皇朝以老病居鄉里。因訟至郡。言辭舛錯。郡倅不知其疾。以爲愚謬。乃詰之曰。江南用汝輩爲正卿。不亡何待。卒年七十。至無一金。

劉承勳

劉承勳。不知何許人也。美風度。善數計事。烈祖爲郡從事。改糧料判官。出納無弊。號爲稱職。遷德昌宮使。南唐白吳建國。保有江淮。籠山澤之利。帑藏頗盈。德昌宮其外府也。金帛泉貨多在焉。禰代之後。邦國新造。而簿籍淆亂。鉤校不明。承勳由是。多入私家。盜用無算。家畜妓樂。迨百數人。每置一妓。費數百緡。而珠金服飾。亦各稱此。承勳善爲詭佞。常以寶貨遺賂權要。故雖朱門甲第。窮極富奢。而久弗之譴。太祖皇帝旣平荆湖。詔江南具舟運湘中米。承勳請行。乃督巨艘數百。柁自長沙抵迎鑾。本以姦心。預自結於皇朝。爲異時計。及金陵平。承勳歸于京師。首陳運米事。以

南唐書 卷二十一
三
爲已績。太祖曰：此李煜勤王之職，豈汝功邪？特弗敘用。旣而窮困，裸袒丐食於路，不勝其苦，凍餒而卒。

邵拙

邵拙，宣城人也。孤峭不撓，博通經史，飲酒常至百盞。偶沉酗，遂絕飲，雖筵宴終日，唯茶漿而已。著書埒韓柳，有詩三百篇，尚書郎孫邁爲之序，命曰廬嶽集。曹郎趙慶以詩貽之，云：邁古文章金鸞鷲，出羣行止玉麒麟。歸皇朝，就應制科，有司以聞，未詔而卒。郡將哀之，籍其裝，得拙手書史傳文集三百卷，藏于宮府。時悼其苦學能文，而不得達于名位，或議其詩，有萬國未得雨，孤雲猶在山之句，斯爲應矣。門人袁氏買地葬之。

舒雅

舒雅，世爲宣城人。姿容秀發，以才思自命，因隨計金陵，以所學獻于吏部侍郎韓熙載。熙載一見如疇昔，館給之。雅性巧黠，應答如流，熙載待之爲忘年之交。出入臥內，曾無間然。熙載性懶，不拘禮法，常與雅易服燕戲，猥雜侍婢入，未念酸，以爲笑樂。或云熙載所

著格言。半雅之辭。迨數年。會熙載知貢舉。以雅爲第一。朝野無間者。以雅之才爲當也。歸皇朝。守舒州。出見山水奇秀。田疇沃壤。遂有終焉之志。考滿以本官掌靈仙勸卒。

盧絳

盧絳字晉卿。南昌人也。讀書略通大義。不事事。常以博弈角觝爲務。鄉里鄙之。絳慙憤。入廬山國學。與諸葛濤。荆鼈相善。諸生篋笥稍豐。輒強取之。山下桑門亦苦其無賴。號爲廬山三害。會朱弼爲國子助教。規

其過。遂亡去。往還澗壁。遇大雪。乏薪。絳恃膂力。躡磴簷楠燒之。病疢且死。夜夢白衣婦人。頗有姿色。歌菩薩蠻。勸絳樽酒。其辭云。玉京人去秋蕭索。畫簷鵲起梧桐落。欹枕悄無言。月和殘夢圓。背燈惟暗泣。甚處砧聲急。黛代小山攢。芭蕉生暮寒。歌數闋。因謂絳曰。子之疾。食蔗卽愈。詰朝求蔗食之。疾果差。迨數夕。又夢前白衣麗人曰。妾乃玉真也。他日富貴。相見於固子坡。絳寤。襟懷豁然。唯不測固子坡之說。後入金陵。詣後主。上書陳京口至澗壁要衝之地。宜立柵屯戍。

其餘利害數十事。書上未報。復爲書詣光政陳喬。喬與語數日。大奇之。因部署爲本院承旨。經營制置。頗見幹績。俄轉沿江諸營兵馬監押。絳於是召募無賴少年。便習舟楫水道者。得馬雄王川軍等數千人。立爲偏裨。使督卒伍。日習水戰。節以金鼓。麾以旗幟。迴舟轉戈。皆如節制。時有一舟。應節稍遲。卽斬其舟長。復試之。可使泝逆流。蹈巨浪。常於泅門。遮獲越人船舫鹽貨。獻于金陵。後主賞其功。拜上柱國。及王師克池州。授陵波軍都虞候。沿江都部署。王師屢攻秦淮。口水柵。絳數拒之。皇甫繼勳鄭彥華等忌絳功名。出已說。後主遣絳出援丹陽。絳率所部百艘。爲八字陣。突圍出。至京口。麾兵三戰。越人三北。就拜絳太師。自絳出建康。水陸之攻愈急。絳還赴難。會宣州叛。乃授絳宣州節度使。討平之。金陵旣平。諸郡皆下。絳獨不順。殺歙州刺史龔慎儀。謀奔嶺表。朝廷數遣使喻旨。絳遂降。授冀州團練使。會龔慎儀姪頴爲右讚善大夫。上言求復季父之讎。乃命斬絳。絳臨刑有白衣婦人。同斬。姿貌宛如所夢。問其受刑之地。卽固子坡也。

南唐書 卷二十二 六
婦人姓耿名玉真其夫歿與前婦之子通當極法與絳同斬焉。

劉茂忠

劉茂忠廬陵安城人也。貌魁雄。善用大稍。剽畧旁縣。頗爲民患。縣吏捕獲之。械送本郡。會赦。減死論。時上江羣盜趙晟。蕭榮等聚徒數百。郡縣捕之。彌年不獲。茂忠於是自陳。擒晟等以贖餘罪。郡將釋之。示以恩信。茂忠感憤。因亡入賊中。與捕吏爲內應。討平之。署茂忠諸色。捕捉軍頭。又廬陵有吳先等。招集亡命。居

鷓鴣洞。四出攻剽。茂忠掩擊。始盡。遂斬先。持其首詣郡。奏授吉州兵馬監押。繕理城隍。戎事整肅。遷袁州萍鄉制置。以捍潭衡之境。因縱獵出界。潭人拒之。茂忠怒。乘勢大略。至澧陵。而還潭衡。巡撫使祖洎惡其犯境。欲襲取之。會冬至日。意茂忠。謹飲。乃率步騎數千。亟趣萍鄉。屯寨皆遁。候騎告急。座皆恐懼。茂忠飲啗自若。酒數行。報騎又至。將士請行。茂忠笑曰。日旰矣。此時出師。主將不利。潛出奇兵。躡潭人後。焚橋梁。伏道左。然後躬擐甲胄。去寨十里。與潭師遇。合戰。迨

晡勝負未決。茂忠下馬持大稍深入敵陣所向無前。潭人奔還而橋路已絕。旁遇伏兵腹背擊之。殺傷殆盡。遂執其副使以軍禮見之。後主嘉其功。拜袁州刺史。未幾金陵平。後主入朝。吉州刺史申屠令堅約茂忠爲亂。事未發而令堅卒。茂忠遂降。舟次淮口。修謁稱袁州刺史。關津吏擲刺于地。大罵曰。亡國之俘何刺史也。遂以榜帖贊見。將階其廳署。吏復叱之。令執杖庭參。至京師。授登州刺史。數月。吏抵罪。羈管適隸登州。茂忠今日兩衙。立於庭下。吏慙憤死。南唐季世。每除節度刺史。皆質其家于都城。茂忠守袁州。金陵城破而亡。其妻女。茂忠意爲軍士所略。及歸京師。潛使女奴賣衣於諸營。得其狀以聞。遂取還之。後因據枵。夜坐庭下。忽一人自外躍。劔刺茂忠。茂忠以枵自捍。連舉數四。而枵迨絕。刃不能中。會左右執送軍巡。按斬之。乃略女兵也。茂忠微時所持大稍。後將有鬪戰。則夜響嘗與潭人挑戰。親持奮擊。前無堅敵。左右中者皆洞曾脅。茂忠因敗其膊。至是疾作。臂不能舉。數日卒。

李元清

李元清濠州人也。周世宗征淮南，其父聚鄉里義士，築紙爲鎧，號白甲軍，與官軍同守濠州水寨。周人驅駱駝爲前鋒，濠人驚駭，不戰而潰。元清渡江居建業，趨捷有勇，走及奔馬，常入梁宋，伺周人情狀。開寶中，以吉州永新與潭衡接境，因改永新爲制置，以元清充使。每數月一託病不衙，潛入潭部，人不之知。先是夏賦，準貢見緡，民苦之。元清奏請納帛一疋，折錢一千，以爲定制，常以便宜科率，民無怨望。總諸科物十餘萬數，漕運入金陵，以濟國用。金陵平，例歸京師，元清僞爲目疾，召驗之，揮刃而目不瞬，遂放歸濠，上卒。

陸昭符

陸昭符金陵秣陵人。開寶末，朝廷問罪，江南恟懼，後主遣潘慎修入貢，且求緩師。昭符時爲進奏使，以其物數難辦，請市於富民，石守信家得絹十萬疋，後主以昭符善計度，累加任使。金陵平，盧絳入歙州，胡則據江州，昭符集逃民，欲應絳，則朝廷遣使宣諭，示以恩信，昭符送款，朝廷錄之。昭符常爲常州刺史，常州

當吳越之衝。城邑荒虛。戶不滿千數。昭符爲理寬簡。招納散亡。未幾戶口蕃庶如初。一日坐郡廳。忽遇雷電。遶庭。官吏震懾。昭符撫案叱之。雷霆頓止。及舉案。幃得大鐵索。重數百斤。人尤駭之。而昭符神色自若。命收鐵索付官庫以示後人。

南唐書卷二十二終

南唐書卷二十三

歸明傳下第十九

朱弼

朱弼字君佐。建安人也。精究五傳。旁貫數經。開寶中。詣金陵一舉。以闕頭中第。授國子助教。知廬山國學。生徒數百。苦無賴輩。如盧絳。諸葛濤。蒯鼈之徒。事飲博。多橫逆。學官曠職。循緣而已。及弼至。性本嚴重。動持禮法。每升堂講釋。生徒環立。各執疑難。問辯鋒起。弼應聲解說。莫不造理。雖題非已出。而事實聯綴。宛

若宿構以故諸生誠服皆循規範絳等稍稍引去四方肄業者多造焉。獨短一足。時謂之跛子。先生及建康平例入京師授衡山簿。居官廉潔。事上無諂。每俸給不充。則虛腹度。妻子服御寒暄不繼。時皆歎服。出見衡嶽崇峻。遂有終老之志。秩滿致仕。守嶽廟令。食本官俸。數年卒。四壁蕭然。衣衾棺殮皆資于故人。君子以爲清。

嗚呼學校者國家之矩矱。人倫之大本也。唐末大亂。干戈相尋。而橋門壁水。鞠爲茂草。馴至五代。儒風不競。其來久矣。南唐跨有江淮。鳩集典墳。特置學官。濱秦淮開國子監。復有廬山國學。其徒各不下數百。所統州縣。往往有學。方是時。廢君如吳越。弒主如南漢。叛親如閩楚。亂臣賊子。無國無之。唯南唐兄弟輯睦。君臣奠位。監於他國。最爲無事。此亦好儒之效也。皇朝初。離五代之後。詔學官訓校九經。而祭酒孔維檢討杜鎬。苦於詭舛。及得金陵藏書十餘萬卷。分布三館。及學士舍人院。其書多離校精審。編秩完具。與諸國本不類。昔韓宣子適魯。而知周禮之所在。且周之

典禮固非魯可存而魯果能存其禮亦爲近於道矣。
南唐之藏書何以異此。

孟賓于

孟賓于。湖湘連上人。少孤力學。事母以孝聞。天祐末。
工部侍郎李若虛廉察沅湘。賓于以詩數百篇自命。
爲金鼇集獻之。若虛稱善。採警策數聯。舉諸朝廷。由
是詩名益振。明年春擢進士第。未幾以離亂還鄉。會
馬殷開府。辟爲零陵從事。亦不顯用。及馬氏敗。賓于
自歸南唐。授豐城簿。遷塗陽令。贖貨當歲時。李昉事

皇朝爲翰林學士。乃賓于同年進士也。聞賓于縲繼
以詩遺之曰。幻携書劍別湘潭。金榜標名第十三。昔
日聲塵喧洛下。近年詩價滿江南。後主見詩貸之。復
其官。俄致仕。隱于玉笥山。自號羣玉峰叟。踰年後主
以水部員外郎起之。金陵平歸老連上。秘閣馬致恭
以詩送之。其落句云。今日還家莫惆悵。不同初上渡
頭船。卒年八十三。賓于好賄。每爲佐令。輒有贓污。故
雖負詩名。人不多之。初歸江南。生子名歸唐。亦能詩。
肄業廬山國學。嘗得瀑布詩云。練色有窮處。寒聲無

斷時隣房生亦得此聯遂交爭之助教不能辯訟于江州各以全篇意格定之而歸唐爲勝開寶中授秘書省正字出爲吉州民掾歸于京師累遷大理丞時江州郡吏有仕于皇朝者指歸唐曰此乃訟詩生也以罪貶袁州司戶卒

潘賁

潘賁字子文宜陽人也七歲能詩性褻特自負才器以藐勢位旣而動多屯躓五舉猶爲白丁及屬皇朝左僕射沈義倫竒其才致門下賁凡三過省闈每廷試輒以目疾止故賁嘗與故人書云入叨殿試三對天顏會沈公薨遺表薦之表上而賁疾作謂人曰挾冊爲儒聖僞兩朝白首塲屋不登一第豈非命邪吾受沈公知遇過厚生不能報死得事公於泉下足矣諡下而賁已卒年六十沈氏諸子買棺葬之

蒯鰲

蒯鰲宣城人也善屬文有才思嘗曰夫文章者所以達道德之本發才智之蘊使旨勝於辭理過於文爲得之矣其餘摘裂章句鉤校屬耦綺麗悅目清新沃

耳則吾不知也。聞者善之。鼇少亦無賴。常與盧絳爲友。後頗改過。以廉直自勵。苟寒燠略備。則一介不干於人。嘗有歙州龍尾硯。友人欲之。而口不言。鼇心與之。而未及。遺一日。友人不告而去。鼇乃悔恨。躡至數舍。與之時。有不給而躬謁於人。苟愆其期。後雖固子亦弗之受。其抱信義如此。歸于皇朝。擢進士第。以殿中丞致仕。隱于廬山。數年卒。

羅穎

羅穎。南昌人也。經傳涉獵。與里人彭會友善。皆以詞賦稱。開寶中。詣金陵。舉進士第。例以黃衣守選。及王師問罪。後主銜璧。穎再應鄉舉。下第。道經漢高祖廟。穎題詩。其落句云。嫚侮羣豪誇大度。可憐容得辟陽侯。少頃輒自免冠。鞠伏廟庭。口陳自咎之言。掖而去。數日卒。穎初就舉。金陵試銷刑鼎賦。儒術之本論。有司以都及爲第一。穎爲末。綴榜既上。後主遷穎第二。手筆圈其名。穎是夕夢黑氣環身。有長人自上挽而出之。

廬郢

南齊書 卷二十三 五
盧郢金陵人也。好學有才藝，而膂力過人，善吹鐵笛。乾德中，後主以韓德霸爲在城烽火使，常督無賴輩。旦暮巡警，諸科士人微犯禁，往往罹鞭朴。會德霸出，郢調笛不輟，使數卒捕郢，郢奮肱搏之，卒不能逼。郢遂去，後與黃夢錫等自國子監出行，遇德霸，不避其呵導。德霸駐騎，詰曰：「汝等乞索輩，殊不知憲制，敢無禮邪？」因叱左右收郢等，郢等爭投瓦石，擊走其導從。毆德霸傷目，德霸請後主訴之。後主讓曰：「國子監先帝教育賢材之地，孤亦賴此輩與之共治。汝闕監前，是必越分陵辱士人，旣爲戎帥，不能自扞，宜其見毆。」遂罷德霸職。郢由是橫肆益甚。明年春，試王度如金玉賦，郢唱第爲第一。徐鉉娶郢妹，鉉嘗受後主書，撰文數日不能就，因語郢。郢曰：「願試爲之。」因弄百鈞石，毬以較力，少頃引一卮酒，復弄如初。若是者數四，鉉視之曰：「非吾徒也，其何能爲？」且詰詰之。郢曰：「旣就矣，命筆。」吏口授而書之，鉉大驚。遂以郢文進，後生謂鉉曰：「語勢遒健，似非卿作。」鉉以實對。郢由是知名。歸皇朝，累遷南全守，頗著治蹟，病卒。

丘旭

丘旭字孟陽。宣城農家子也。少以畜產爲事。弱冠始讀書。學爲詞章。因隨計金陵。凡九舉。而曳白者六七。然自勵彌篤。不以爲耻。旣而困窘。無進取意。秋試將。適寡嫂劉敬問行期。旭以匱乏告。劉曰。苟濟榮望。雖孤兒可鬻。况費用乎。於是罄橐遣之。旭不得已再就鄉舉。明年春試。德厚載物賦。旭爲第一。釋褐歸鄉。而家人猶疑其未調。暨鄉老酋長謁賀。郡吏改署里名。乃知上第。及金陵平。例歸于京師。補鎮將。數年詣南

曹敘理會呂公蒙正判銓。聞旭名。問曰。汝非能爲賦者乎。對曰。江南獻賦。適爲第一。呂公曰。久聞爾名。謂爲古人。乃並世邪。因令取所集。旭初著文。多爲人取去。無留巾笥者。輒於書肆訪之。獲舊本獻焉。呂公憐之。薦授令錄。遷京秩。卒于衡州。旭嘗纂自古賢俊遺言。爲賓朋宴語。行于世。其爲詞賦。得有唐程應體。後人以爲法。

黃載

黃載字元吉。其先江夏人。世爲農。載弱冠釋耒。耕就

學于廬山。事虔人劉元亨。篤志自勵。精究經史。能爲文章。一舉不中第。歎曰。士之賤也久矣。規模於蹇淺之文。去取於有司之手。其於造道。不亦遠乎。遂不復進取。肄業之士多從之。事母至謹。承顏侍膳。溫清寢處。未始離左右。兄弟數人。皆仰載貲。給或勉之就仕。則曰。天下分裂。終合爲一。一繫仕版。死生以之。寧適意乎。及金陵平。祿食之家多停于京師。而載乃安處丘園。人皆以爲先知。會母卒。廬于墓側。哀毀過禮。服闋。出遊湘潭州。將辟致庠序。講說之際。未嘗敷演注疏。肆口成言。曾不滯泥。性頗嗜酒。函丈之間。常置罍缶。興來輒飲。而義理不亂。受業者以百數。苟獲貲鏹。飲歡之外。一無所畜。或有假貸。則欣然予之。不計其多少。待人均一無所愛。惡雖遇橫逆。亦異謝焉。復喜鄺遊市肆。當墟者靡不相善。豪民富商。間遺緡帛。則轉施貧民。每出入城郭。非童幼稚。隨而悅之。嘗詣郡署。見一媪策羸荷校。執於公徒。載問其故。媪泣曰。夫負官緡而歿于獄。亡家鬻子。猶有餘責。當盡命而已。載愴然。乃罄橐償官而免之。一夕自城醉歸。聞嬰兒

南唐書 卷二十三
哭于莽中。載驚呼左右。寂無一人。自脫衣裹歸。獲一女。以賄購乳於隣婦。迨數歲。教以書。計女工。長擇所配。竟不知其誰氏。因冒姓黃。載嘗釋禮經。獲百千。一旦爲人竊取。載笑曰。彼無貲者也。將藉此以成家。亦我之德。了不介意。諸生醵會市羊以備饌。載夢一羊前跪請命。晨出見羊跪伏如所夢。載以已緡償諸生。而畜其羊。又畜一犬。亦頗馴。載每出入。則羊犬聯隨。潭倅夏中正爲作犬羊仙序以記其事。天禧末。載因醉卒于宗人黃茂館。年七十。載妻與其子先卒。

嗚呼。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拂清風而知羣陰之晦。然則覩真人之作者。偏據之國。不足與有明矣。余作歸明傳士之得其所歸。可謂詳矣。如湯悅、張洎、徐鉉。特不著其本末者。以其顯名皇朝。而行事具于國史也。此弗敢述。姑置其故國之間爾。

湯悅

湯悅。其先陳州西華人。父殷文圭。唐末有才名。悅本名崇義。仕南唐爲宰相。建隆初。避宣祖廟諱。改姓湯。悅嘗撰揚州孝先特碑。世宗親征淮南。駐蹕于寺。讀

其文賞歎之。及畫江請平元宗使悅入貢。世宗待之加禮。自淮上用兵。凡書檄教誥。皆出於悅。特爲興膽切於事情。世宗每覽江左章奏。形於嗟重。後任皇朝奉太宗皇帝勅。撰江南錄十卷。自言有陳壽史體。

張洎

張洎南譙人。王師圍金陵。洎在城中作蠟丸帛書。使間道走契丹求援。爲邊候所得。及金陵平。太祖皇帝召洎責以書示之。洎神色自若。徐曰。此臣在國所作。上曰。汝國稱藩事大。何及反覆如此。汝實爲之。咎將誰執。洎曰。當危急之際。望延歲月之命。亦何計不爲。臣所作帛書甚多。此特其一爾。上善曰。無欺也。南唐之士歸于皇朝。洎最顯焉。

徐鉉

徐鉉字鼎臣。開寶末。王師圍金陵。後主命朱令贇盡括江西土客義師一十五萬。作巨筏沿江而下。以援金陵。未至而圍益急。後主選近臣入朝。且求緩師。鉉請行。後主曰。卿之行也。當止。上江救兵勿令東下。鉉曰。今社稷所賴。惟此救兵。何可輒止。後主曰。旣以和

解爲名而復徵兵入援自成矛盾於汝豈不危乎。鉉曰臣此行未必能紓國難但置之度外爾。後主泣下授鉉左僕射。叅知左右內史事。鉉固辭乃以隱士周惟簡假給事中爲鉉副。鉉等至京師對於便殿。鉉懇述江南事大之禮甚恭。且無王祭不共之罪。徒以被病未任朝謁。非敢拒詔。乞緩兵以全一邦之命。其言甚切。太祖皇帝與語反覆數四。鉉辭氣愈壯。曰李煜無罪。陛下出師無名。太祖大怒。請畢其說。鉉曰煜効貢賦二十餘年。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鉉等無以對。而退。後仕皇朝。與汾悅同奉勅撰江南錄。至於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君子有取焉。

南唐書卷二十四

方術傳第二十四

嗚呼。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寡能備神明之德。而徒駭天下之觀聽。茲爲怪誕。譎張而已。聖人中其身。以爲天下之標準。則制行於外者。莫非可行之常也。人之所不可行者。聖人能之。而弗爲。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論而弗議。斯道甚夷。而後世猶有詭辭抗說。高出於天地之外者。是豈聖人之罪歟。嗚呼。甚哉。民之好怪也久矣。其徒紛紛。其說澆澆。縱橫蔓

衍未始不自以聖人爲宗也。彼旣自誣於聖人，而不以聖人之道攻之，孰知其非聖人之道哉？是故由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孟軻者，吾知其爲正道。反是者，吾知其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作方術傳。

吳廷紹

吳廷紹爲太醫令，不甚知名。烈祖喉中痒澁，進藥無驗。廷紹進楮實湯，服之頓愈。宰相馮延巳嘗病腦痛，醫工旁午，累日不痊。及廷紹至，先詰其家人曰：「相公酷嗜何物？」對曰：「每食山鷄鷓鴣。」廷紹進薑豆湯一服。

立差，群醫默志其方。他日以楮實治喉痒，以薑豆治腦痛，皆無効。或問其故，廷紹曰：「烈祖常服餌金石，吾故以木之陽實勝之。木王則金絕矣。」馮公嗜山鷄鷓鴣，二鳥皆食烏頭半夏薑豆，乃解其毒。爾群醫大服。

木平和尚

木平和尚保大中至金陵，知人禍福，死生所言輒驗。傾都瞻禮，闐塞街巷。金帛之遺，日積萬數。元宗召見于百尺樓，百尺樓元宗新建，以備登覽，制度宏壯。木平指曰：「此宜望火，初不喻其意。後數載，淮甸兵起，龍。」

南唐書 卷二十四
安山置烽候以應江北。常登此樓以觀動靜。又慶王尚幼。元宗問壽命幾何。木平曰。郎君聰明智慧。預知九十年事。遂書九十二字予之。保大九年。慶王卒。年十九。其書九十而繼之以乙字者。乃乙其九十而爲十九也。

李冠

李冠善吹中管。嘗預宋齊丘夕宴。當坐吹噓聲。韻悠揚。清入霄漢。元宗聞其名。屬閩楚多故。戎務日繁。不獲召見。太司徒李建勳以詩送之曰。勻如春澗長流水。恣似秋枝欲斷蟬。可惜人間容易聽。清聲不到御樓前。見禮於士大夫。類如此。周世宗時多遊梁宋。每乘醉長嘯於市。人罕知者。

譚紫霄

道士譚紫霄。泉州人也。與陳守元相善。事王昶。封正一先生。閩亡。寓廬山棲隱洞。其徒百餘人。有道術。醮星宿。事黑煞神君。禹步魁罡。禁沮鬼魅。禳祈災福。頗知人之壽夭。武昌軍節度使何敬洙。寵婢獲怒。置井中。死人無知者。建隆初。敬洙遘疾。召紫霄。中夜被髮。

燃燈靜室見女厲自訴爲祟之由紫霄詰旦具言之敬洙曰信然乃丹書符送之敬洙卽愈有僧於溪澗掘亭苦大石橫直累工不能平紫霄往見曰斯固易也因以指捻於含水噴之命鎚其石应手如粉後主聞之召至建康賜之道號階以紫金比蜀之杜光庭皆讓而不受凡所獲醮祭之施轉以給四方賓旅金陵旣下紫霄無疾卒人謂之尸解莫知其壽筭歸葬之日有祥雲白鶴盤繞送之

潘辰

潘辰常遊江淮間自稱野谷落托有大志鄭匡國爲海州刺史辰往謁之匡國不甚禮遇館於外廡一日從匡國獵匡國之妻因詣廡中覘辰栖泊之所弊糲莞蓆竹籠而已籠中有錫彈丸二顆餘無所有辰還發籠視之大驚曰定爲婦人所觸幸吾攝其光鐔不爾斷婦人頸矣圍人異之問于匡國匡國密召辰問曰先生其有劔術乎辰曰素所習也匡國曰可一觀乎辰曰可當齋戒三日趨近郊平曠之地請試之匡國如期召辰俱至東城辰自懷中出二錫丸置掌中

南唐書 卷二十一
四
俄有氣二條如白虹微出指端須臾旋轉遶匡國頸其勢奔掣其聲鐸鏗匡國據鞍危坐神魄俱喪謝曰先生神術固已知之幸收其威靈展笑舉一手二白氣復貫掌中少頃復爲二錫丸匡國自此禮遇逾厚表薦于烈祖居紫極宮迨數年遂失其術不復能劔矣臨死上言乞桐棺葬近地後當尸解烈祖命中貴人護葬于金波園保大中發塚視之骸骨尚在迄無異焉

耿先生

女冠耿先生烏爪玉貌宛然神僊保大中遊金陵以道術修鍊爲事元宗召見悅之常止於卧内先是夫食國進龍腦油二器其味辛烈服之蠲疾元宗秘惜先生見之曰此非嘉者當爲陛下致之乃以緝囊懸龍腦於屋棟頃刻瀝液如注香味逾所進者嘗搗雪爲錠糞之成金指痕隱然猶在又因宮人掃除取箕中糞壤燒爲白銀開寶中金陵內庫猶有耿先生糞壤銀元宗嘗購真珠數升欲得圓者先生曰易致也就取小麥淘洗以銀釜炒之勻圓皆成蚌胎未幾有

南唐書 卷二十四終
孕將誕。謂左右曰。我子非常。產夕當有異。倏忽雷電繞室。大雨傾澍。詰旦儼然空腹。人莫見其所生。元宗殂。先生不復入宮。往來江淮。竟不知其所之。嗚呼。耿先生之事著矣。鄭文寶自謂親授於徐率更。而徐率更目覩其事。雖然。鄭氏之編載之。而徐氏不錄。是可疑也。豈鄭氏欲重其言。而引徐以爲辭歟。抑徐氏恐惑後世。而弗著於書歟。是未可知也。

南唐書卷二十四終

南唐書卷二十五

談諧傳第二十一

嗚呼。談諧之說。其來尚矣。秦漢之滑稽。後世因爲談諧。而爲之者。多出乎樂工。優人。其廓人主之褊心。譏當時之弊政。必先順其所好。以攻其所蔽。雖非君子之事。而有足書者。作談諧傳。

申漸高

申漸高。不知何許人也。在吳爲樂工。吳多內難。伶人不得志。漸高常吹三孔笛。賣藥於廣陵市。昇元初。案

籍編括漸高以善音律爲部長時關司歛率尤繁商人苦之屬近甸亢旱一日宴于北苑烈祖謂侍臣曰畿甸雨都城不雨何也得非獄市之間違天意歟漸高乘談諧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京烈祖大笑卽下令除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膏澤告足當時以謂優旃漆城優孟葬馬燕以過也烈祖受禪吳朝老將唯周本爲元勳烈祖患其難制因其勸進至金陵曲宴便殿引鳩賜本本疑之旁取一卮均酒之半跪進曰臣與陛下千載一遇陛下不飲此酒始非君臣同德也烈祖變色左右莫知所從漸高舞袖升殿併飲之內金盞於懷趨出烈祖密使親信詣漸高第賜藥解之不及是夕漸高腦潰而卒

李家明

李家明廬州西昌人談諧敏給善爲諷辭元宗好遊家明常從初景遂景達景暹皆以皇弟加爵而恩未及臣下因置酒殿中家明俳戲爲翁媪列坐諸婦進飲食拜禮頗繁翁媪怒曰自家官自家家何用多拜耶

江浙謂舅爲家官謂姑爲家

元宗笑曰吾爲國主恩不外單於是

百官進秩有差。家明母歿未葬。會元宗乘間書妙字於便殿。家明給曰。臣竊署字。與之不疑。元宗以麻紙大押字。命試學焉。家明輒於艸字上署曰。宣州上供庫支錢二百緡。付李家明葬母。元宗大笑。因以賜焉。建州王延政僭號。元宗遣將平之。俘延政于建康。封鄱陽王。命公卿宴其第。延政吝于賜予。家明謔之曰。賤工無伎。優賜巨富。然告大王乞取一物。延政曰。汝何求。家明曰。大殷平天冠。今已無用。家明敢取爲優服。延政默然慙恨而罷。自是怏怏病卒。元宗賞花後

苑。率近臣臨池垂釣。臣下皆登魚。唯元宗獨無所獲。家明因進詩曰。玉鬣垂鈎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鱗不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釣龍。元宗大喜。賜宴。齋歡。嘗見牛晚卧美蔭。元宗曰。牛且熱矣。家明乘談諧曰。曾遭甯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閑向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爲無人。相輔皆慙。宋齊丘無子。晚年一子輒死。逾月猶哭。齊王景達勉之不止。家明白臣能止之矣。乃作大紙。鳶署其上。云。欲與唐祚革強吳。盡是先生起廟謨。一個狹兒拚不得。讓皇百口合。

何如。尹延範族吳氏齊丘爲謀。因以誚焉。乘風放之。故墜齊丘中庭。齊丘見之。哭亦止。從元宗遷南都。時已失江北十四郡。舟楫多行南岸。至趙屯。因輟樂。停觴。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日。好青峭數峯。不知何名也。家明應聲對曰。龍舟輕颯。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迴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盃中。元宗慙之。俛首而過。後主卽位。家明老而無寵。

楊名高

楊名高。本名復。名高其優名也。寓黃幡綽。著笑林。頗行于時。辭鄙不載。

王感化

王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爲歌板色。元宗嗣位。宴樂擊鞠不輟。嘗乘醉命感化奏水調詞。感化唯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元宗輒悟。覆盃歎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不當有銜璧之辱也。感化由是有寵。元宗嘗作浣溪沙二闕。手寫賜感化曰。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迴清漏永。小樓吹徹。

南唐書 卷二十一 王 四
玉笙寒。漱漱淚珠多少恨。倚欄干。手捲珠簾上玉鈎。
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
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迴首綠波春色暮。接天
流。後主卽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賜感
化甚優。

彭利用

附

彭利用。廣陵人也。顯德中。周師下淮南。遂奔建康。僑
廬陵。利用性朴鄙。頗拘古禮。雖燕居常拱手正坐。對
家人稚子。下逮奴隸。言必據書史。斷章破句。以代常

談。俗謂之掉書袋。因自爲彭書袋。每出遠塗。雖冒雨
雪。不徹冠幘。或喻之曰。跋涉勞頓。當從簡易。利用對
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焉可悖之以爲先聖之罪人
哉。或問其高姓。對曰。隴西之遺苗。昌邑之餘胄。又問
其居處。對曰。生自廣陵。長僑螺渚。其僕嘗有過。利用
責之曰。始予以爲紀綱之僕。人百其身。賴爾同心同
德。左之右之。今乃中道而廢。侮慢自賢。故勞心勞力。
日不暇給。若而今而後。過而勿改。予當循公滅私。擿
諸市朝。任汝自西自東。以遊而已。時江南士人。

每於宴語。必道此以爲戲笑。利用喪父。客弔之曰。賢尊。竈窆。不勝哀悼。利用對曰。家君不幸。短命。諸子糊口四方。歸見相如之壁。空餘仲堪之棺。實可痛心疾首。不寒而栗。苟泣血三年。不可再見。遂大慟。客復勉之曰。自寬哀感。冀闕喪制。利用又曰。自古毀不滅性。杖而後起。卜其宅兆。而安措之。雖則君子有終。然而孝子不匱。三年不改。何日忘之。又大歔歔。弔者於是失笑。會隣家火災。利用往救。徐望之曰。煌煌然赫赫然。不可嚮邇。自鑽燧而降。未有若斯之盛。其可撲滅乎。又嘗與同志遠遊。迨至一舍。俄不告而返。詰旦復至。或問之故。利用曰。忽思朱亥之椎。猶倚陳平之戶。切恐數鈞之重。轉傷六尺之孤。其言可哂者類如此。利用雖舉進士。以才調鄙俚。多類俳優。故凡六上不第。一夕宴寢而卒。年六十。

嗚呼。古今一道也。學古而不知其變。祇爲腐儒而已。彭利用摘裂章句。不曉理道。原其用心。蓋亦苦學而陋者也。徒以其言類俳優。可爲戲笑。故附談諧傳云。

南唐書卷二十六

浮屠傳第二十二

嗚呼。浮屠之道。我知之矣。合萬法於一心。而虛不失照。起一心為萬法。而照不失虛。豈為淺見道哉。昧者曾不知此。而毀形骸。糜金帛。說因果以為法。飾土偶以為佛。將以蕪福利邪。而妖孰甚焉。將以蕪超脫邪。而愚孰大焉。此梁武齊襄之徒。所以得罪於天下後世也。作浮屠傳。袁宏曰。浮屠。佛也。章懷太子曰。浮屠。則佛。隨也。聲之轉耳。

傳曰。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然則浮屠之

法。豈固爲後世患哉。衰亂之君。迷惑而不反。則壞法
易紀。常由於此。南唐有國。蘭若精舍。漸盛於烈祖元
宗之世。而後主卽位。好之彌篤。輒於禁中。崇建寺宇。
延集僧尼。後主與周后。頂僧伽帽。披袈裟。課誦佛經。
跪拜頓顙。至爲痛贅。親削僧徒。厠簡試之。以煩。少有
芒刺。則再加修治。其手不抄。常作佛印而行。百官士
庶。稍稍效之。募道士願爲僧者。予二金。僧人犯姦。有
司具牘。則曰。僧尼姦淫。本圖婚嫁。若論如法。是從其
欲。但勒令禮佛百拜。輒釋之。由是姦濫公行。無所禁
止。諸郡斷死刑。必先奏牘。詳覆無疑。適幸遇其齋日。
則於宮中。對佛像燃燈。以達旦爲驗。謂之命燈。若火
滅。則依法。不滅。則貸死。富商大賈。犯法者。往往厚賂
左右內官。竊續其燈。而獲免者。甚衆。

小長老

附北僧

開寶初。有淮北僧號小長老。自言募化而至。朝夕入
論六根四諦。天堂地獄。循環果報之說。後主大喜。謂
之一佛出世。身被紅羅銷金衣。後主誚其太奢。答曰。
陛下不讀華嚴經。安知佛富貴。因說後主。廣施梵刹。

營造塔像。自是困庾漸虛。財用耗斁。又請於牛頭山。大起蘭若。若干餘間。廣聚僧徒。日設齋供。食有不盡者。明日再具。謂之折倒。識者謂折倒。乃敗徵也。及王師渡江。卽其寺爲營署。又有北僧就采石磯。建石塔。且云。自幼草衣藿食。不渾凡俗。後主遺之齋供。一無所受。王尅池州。繫浮橋於石塔。金陵受圍。後主召小長老問禍福。對曰。臣當以佛力禦之。乃登城大呼。周麾數四。後主令僧俗軍士念救苦菩薩。滿城沸涌。未幾四面矢石俱下。復召小長老麾之。稱疾不起。始疑其誕。遂殺之。淨德尼院。凡八十餘衆。皆官中人出家者也。諸王公卿處子。往往在焉。都城將陷。亦積薪於院庭。後主與之約曰。如有不虞。宮中舉火爲應。吾與汝輩當俱焚歿。是日保儀黃氏焚積書於宮中。淨德遙觀其煙。燄遂募積薪。皆赴火歿。無一人肯脫者。城中有僧千數。表乞被堅執銳。以歿國難。後主不許。

玄寂

僧玄寂。姓高。自言高駢俗人。昇元中。受業昇元寺。性爽悟。博通經藏。保大中。詔講法華經。授左街僧錄內

南唐書 卷二十六 三
供奉講經論明教大師。賜紫。時法禁寬弛。僧尼壞戒律者甚衆。玄寂屢干憲法。有司惜其才。輒貰之。後主召入問華嚴經。玄寂口說梵行一品。多賜金帛。由是益自恣。日以狂飲爲事。大醉則十數小兒隨之。玄寂行歌於路曰。酒。禿。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丘。不見江河變陵谷。與羣兒互相應和。旁若無人。坐是落僧職。出居長干寺。常與狂生籍地酣飲。醉歿於石子崗。

應之

僧應之。姓王。其先南閩人。能文章。習柳氏筆法。以善書冠江左。初舉進士。一點於有司。投冊罵曰。吾不能以區區章句。取程於庸人。遂學爲浮屠。保大中授文章應制。大德賜紫。凡禱祠章疏。一筆卽就。意如宿構。元宗喜楞嚴經。命左僕射馮延巳爲序。其略曰。首楞嚴經者。自爲菩薩密因。始破阿難之迷。終證菩提之悟。然則阿難古佛也。豈有迷哉。迷者悟之對也。迷苟不立。悟亦何取。是故因迷以設問。憑悟而明解。皇上聰明文思。採賸索隱。雲散日朗。塵開鏡明。以爲大賚。

南唐書 卷二十九 四
四方未爲盛德。普濟一世。始曰至仁。或啓佛乘。必歸
法要。勅應之書。鏤版旣成。上之。元宗歎曰。是深得公
權之法者也。吾聞公權嘗以筆諫。穆宗爲之改容。今
效其法。尚可想見其風采。應之書名。由是益振。遷右
街僧錄。固辭。求居奉先西菴。許之。應之多著述。尤喜
音律。嘗以讚禮之文。寓諸樂譜。其聲少下。而終歸於
梵音。讚念協律。自應之始。

嗚呼。予聞故老說南唐好釋。而吳越亦然。南唐每建
蘭若。必均其上田。謂之常住。錢氏則廣造堂宇。修
飾塑像而已。曰桑門。取給十方。何以產爲。至今建康
寺院。跨州隔縣。地過豪右。浙僧歲出遠近。歛率於民。
雖然。田業頗厚。而費不加多。歛率常勞。而用不加乏。
豈各因其俗歟。

妖賊傳第二十三

嗚呼。神恠茫茫。若存若亡。而仲尼不語。吾何考信焉。
若張遇賢諸祐之事。姑存而不削者。非好爲神恠也。
將以戒妖妄於後世爾。春秋之法。雖五石六鷁之微。
皆不泯其實。傳曰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

况遇賢輩。動阡陌之兵。駭衆人之耳目者。其可泯哉。作妖賊傳。

張遇賢

張遇賢。秦州羅縣小吏也。縣之刻杉鎮。有神降於民家。所言禍福輒驗。遇賢往禱之。因留奉事甚謹。會羣盜大起。各擁數百衆。相與禱於神。求爲主者。神曰。張遇賢是。第十六羅漢。當爲汝主。於是共推遇賢爲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署置百官。皆衣絳衣。遇賢庸懦。無統御之略。賊帥各以便宜。攻剽州縣。告其進退。而

已。屢爲州兵所窘。復告於神。神曰。可過嶺取虔州。當成大事。遇賢遂襲南康。百勝軍節度使賈浩始輕之。不設備。賊衆連陷諸州。縣兵擊之不勝。浩戒嚴守城。遇賢據白雲洞。造宮室營署。羣盜四出。攻劫未幾。通事舍人邊鎬。洪州屯營都虞候嚴思禮。各帥師數千。出援虔州。賊衆大敗。焚其營署。走數十里。又敗之。遇賢困窘。復告於神。神不復語。遂棄營潛遁。賊帥李台。知其無神也。執遇賢。及其副黃伯雄。謀主僧景全。皆斬於建康市。

嗚呼。許嵩云。羅陽有人。自稱王表。言語飲食。與人無異。而不見其形。予始觀之。以爲妄誕。及得遇賢之事。然後知嵩言無足恠也。古者以鬼無靈響。物無疵癘。爲至德之世。則舉世大亂。神怪畢出。固其所也。且以孫權之奇英。猶不能無惑。況遇賢乎。

諸祐

諸祐

諸音查

斬州獨木人。自言不如葦者數世。能使貧者富。富者貧。俚民稍稍效之。其徒十數。男女猥雜。互易匹耦。謂之忍辱。生子不知其父。行之數年。積數百

衆。夜行晝息。取資於盜。競相推唱云。祐術能升虛空。入水火。妄意民藏。潛使致之。而民弗覺也。先陳起。僞斬春。惡其妖。昇元中。起第進士。授黃梅令。到官之日。里酋畢賀。祐獨不至。數日起。命籍祐爲里長。不服。祐嫚言曰。吾取令頭。殺豎子爾。起聞大怒。會周鄴爲巡撫。使師次黃梅。起藉其兵。以執祐等。并其婦人幼稚。皆縛沃以豕血。祐迄不能神。因索其家。得輿服器用。皆埒至貴。郡將卽斬祐等。曰。婦人何能爲。幼稚宜無預。意且貫之。起曰。此皆瀆亂人倫。去無遺類。遂并斬。

之起由是知名遷監察御史卒

南唐書卷二十七

叛臣傳第二十四

嗚呼。諸侯。歿社稷。大夫。歿衆。士。歿制。又豈違道以亡其國乎。五代之際。憂起蕭牆。禍生天屬。而大夫不能歿宗廟。士不能歿丘墓者。無國無之。且爲人臣者。身非我有。歿君之難而已。職非我有。任君之事而已。富貴非我有。享君之祿爵而已。又况土地人民。我何有焉。而專以予人。其獲罪於天下後世。當如何哉。春秋之法。竊君之土。而致於人。則曰以某地來奔。若邾庶

其莠夷牟之類是也。據君之地以專於已，則曰入某地以叛。若晉荀寅衛孫林父是也。其文雖異，而其叛一矣。作叛臣傳。

劉澄

劉澄宣城人也。保大中後主掌禁兵。澄趨使左右。元宗南遷，後主爲太子監國，署澄爲軍校。累遷侍衛廂都虞候。及王師圍金陵，越人乘間陷常州，進攻潤州。議者以京口要害，當得良將守之。後主以澄舊事藩邸，尤爲親信，乃拜澄潤州節度使，留後。臨行，後主謂澄曰：卿本不合離孤，孤亦難與卿別。但此行非卿不可。澄涕泗奉命歸家，盡輦金玉以往。謂人曰：此皆國家前後所賜。今國家有難，當散此以圖勳業。後主聞之，益喜。及越兵初至，營柵未成，左右請出兵掩之。時澄已懷向背，乃曰：出兵不勝，則立爲虜矣。當俟應援。然後圍戰。未幾，盧絳率師爲援。絳至，越兵屢却。絳昉入城圍復合矣。澄與絳固守累月，自相猜忌。絳怒一裨將殺之，未決。澄私謂曰：盧公怒爾，爾不生矣。裨將泣涕請命。澄曰：吾有一言告爾，非徒免死，且得富貴。

因諭以降事。令先出道意。裨將曰：奈家口在都城何。澄曰：事急當爲身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是夜裨將踰城出，絳猶未知。明日澄與絳同食，典軍者來告。澄僞作色曰：吾謂公已斬之，何得令走。徐謂絳曰：聞言都城受圍日急，若都城不守，守此何爲。絳亦知金陵終陷，乃曰：君爲守將，不可棄城。宜赴難者。唯絳爾。澄僞爲慙色久之，曰：君言是也。絳潰圍出，澄遍召將卒，告曰：澄守城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求生計。諸君以爲如何。將卒皆發聲大哭。澄懼變，亦泣曰：澄受恩深於諸君，且有父母在都城，寧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爾諸軍不聞楚州邪。初，世宗圍楚州，久不下。旣尅，遂屠之。故澄以此脅焉。於是率將吏開門請降。後主聞澄已降，猶欲赦其家屬。光政使陳喬令收澄父母妻子，皆斬於市。澄女許嫁未適，美而艷，喬欲活之。女曰：叛逆之餘，義不求生。遂斬之。

朱元

朱元，蒲津人也。事本郡節度使李守貞爲從事。漢高祖崩，守貞謂漢室新造，人心未一，天下易以圖。乃以

河中反。漢命周太祖討之。元與李平奉守貞表來乞師。未復而守貞敗。元遂留金陵。累遷尚書郎。或言元有反相。不可委以外任。及淮南兵興。諸郡相繼陷。劉仁贍堅守壽州。元宗命齊王景達帥師應之。元隸景達軍中。善撫士卒。甘苦共之。遂率所領克舒州。斬秦楊光滌。亦相繼而復。元自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春。兵勢甚盛。會景達監軍使陳覺先與元有私隙。召元至濠州計事。且欲害之。元不往。覺因奏元不受節制。元宗遣楊守忠代元。且召還都。元憤怒。以其衆降周。

諸軍皆潰。元宗怒。命斬元妻子。元妻乃宜徽。使查教徽女。年少有國色。文徽累表救之。誠款懇切。元宗署其表曰。只斬朱元妻。不斬查家女。文徽辭窮。遂斬元妻尸於市。文徽以珠籠覆尸。哭之大慟。市人為之泣。下世宗以降虜。別作一營。授元蔡州刺史。亦不顯用。

劉從效

劉從效。泉州人也。仕本郡為統軍使。閩亡。從效說其刺史。王建勳入朝。而自領州事。元宗卽以從效為泉州刺史。從效出自寒微。知人疾苦。及得郡。以勤儉為

務衆所不便者皆除去之常衣布素置公服於中門
出視事則服之入則復衣弊布自言我素貧賤不可
忘本也由是大得民情據有漳泉之地閩主王氏遺
二女在郡從效事之如故資給甚厚陞泉州為清源
軍拜從效節度使加中書令封鄂國公及淮甸失守
從效因越人奉表貢於世宗世宗以割地之故不納
建隆初元宗遷都南昌從效大懼以為見討乃遣其
子紹基來貢會元宗歿因至建康後主善待之紹其
未還從效病卒州人立其次子紹鎡未幾統軍陳洪
進執紹鎡歸於建康言其將召越人為叛推立副使
張漢思為留後洪進為副使漢思老而春事無巨細
皆決於洪進漢思諸子為牙將伏劍士殺洪進不克
洪進遂逐漢思自稱留後後主即以洪進為泉州節
度使紹鎡至建康釋之以為監門衛中郎將紹基為
殿直軍都虞候

嗚呼附劉從效於叛臣之後者豈無意哉蓋亂臣賊
子皆春秋之所誅也臣於人而反覆不常是亦春秋
之罪人爾從效始事閩而閩亡幸家國之亂遂劫其

使君而自領州事。元宗因而予之。亦已厚矣。及淮甸失地。國步多艱。從效伺多壘之秋。而附越人以貢於上國。其意之所圖者。固可知也。故洪進之徒。相繼作亂。蓋從效所圖不軌。則不軌之事。應之。曾子曰。出乎爾。及乎爾。爲人臣者。可不戒哉。

南唐書卷二十七終

南唐書卷二十八

滅國傳上第二十五

嗚呼。閩楚之捷。不償於殫殘。而淮甸之役。輒喪其膏腴。易曰。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戒之哉。戒之哉。作滅國傳。

閩國

王氏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世爲農。唐末群盜起。審知與兄潮。俱起草莽。衆推潮爲主。畧地至泉州。軍

行整肅。其耆老相率遮道留之。潮引兵圍城。逾年。殺其刺史廖彥若。光啓二年。福州觀察使陳巖表潮。泉州刺史景福元年巖卒。其壻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攻暉。殺之。唐卽以潮爲福州觀察使。潮以審知爲副使。審知爲人狀貌雄偉。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唐以福州爲威武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削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瑯琊王。唐亡。梁太祖加拜審知中書令。封閩王。陞福州爲大都督府。審知儉約好禮。王倓。楊沂。徐寅之徒皆依焉。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歲遣使泛海入貢于梁。後唐同光三年。審知卒。謚忠懿。長子延翰立。建國稱王。而猶稟唐正朔。延翰長大。美哲如玉。其妻崔氏。陋而淫。延翰不能制。審知喪未期。徹其几筵。又多選良家子爲妾。崔氏性妬。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别子室。繫以大械。刻木爲人手以擊其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之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崇而卒。十有二月。延翰弟泉州刺史延鈞。審知養子。建州刺史延稟。同以兵入執延翰。殺之。而延鈞立。更名鱗。鱗審知次

子也。莊宗卽拜鑄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師中書令。封
閩王。鑄旣立。延稟還建州。鑄餞于郊。延稟臨訣。謂鑄
曰。善繼先志。無煩老兄復來。鑄銜之。長興二年。延稟
率兵擊鑄。鑄遣王仁達敗之。執延稟。謂之曰。予不能
繼先志。果煩老兄復來。延稟不能對。遂殺之。三年。鑄
上書求爲尚書令。唐不報。鑄遂絕朝貢。卽皇帝位。改
元龍啓。國號閩。追謚審知爲昭武孝皇帝。廟號太祖。
立五廟。設百官。龍啓三年。攻元永和。王仁達爲鑄殺。
延稟而有功。典親兵。鑄心忌之。鑄謂人曰。仁達智略

在吾世。可用。不可遺。後世患。因誣以罪。殺之。鑄妻早
卒。繼室金氏。賢而不答。審知婢金鳳。陳氏。鑄嬖之。遂
立之以爲后。初。鑄有嬖吏。歸守明者。以色見。倖號歸
郎。鑄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姦。又有百工院使李可
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鑄命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
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鑄婢春鶯。有色。其子繼鵬。蒸
之。鑄已病。繼鵬因陳氏以求春鶯。鑄怏怏與之。其次
子繼韜。怒謀殺繼鵬。繼鵬懼。與皇城使李倣圖之。乃
令壯士先殺李可殷。率皇城衛士入。鑄聞鼓噪聲。走

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死。宮人不忍其苦。爲絕之。繼韜及陳后。歸郎。皆爲倣所殺。鱗立十年。見殺。謚曰惠皇帝。廟號太宗。繼鵬。鱗長子也。旣立。更名昶。改元通文。晉天福二年。昶遣使貢于京師。高祖遣散騎常侍盧損。冊昶閩王。拜其子繼恭。臨海郡王。損至閩。昶稱疾不見。令繼恭主之。又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騶童甚盛。他日損遇乙于塗。布衣芒屨而已。損使人謂之曰。鳳閣舍人。何逼仄之甚也。乙羞媿。以手掩面而走。昶好巫。妖人林興。以坐見倖。三年夏。虹見宮中。林興傳神言。此宗室將爲亂之兆也。乃命興帥壯士。殺審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後興事敗。亦被殺。而昶愈惑亂。立父婢春鶯爲淑妃。後立以爲皇后。昶募勇士爲宸衛都。以自衛。其賜予給賞。獨厚於他軍。控鶴都將連重遇。拱宸都將朱文進。皆以此怒。重遇等夜帥衛士。縱火焚南宮。昶挾愛姬子弟。黃門衛士。斬關而出。宿于野次。重遇迎延義立之。延義令其子繼業。率兵襲昶及之。射殺數人。昶知不免。擲弓于地。繼業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無遺。

南唐書 卷二十八
類延義立謚昶曰康宗。延義審知少子也。既立更名
曦。遣使朝貢于晉。改元永隆。鑄大鐵錢以一當十。曦
自昶世。僭疆難制。昶相王倓。每抑折之。曦立而倓已
死。命發塚戮尸。倓面如生。血流被體。泉州刺史余延
英嘗矯命掠取良家子。曦怒。詔下御史劾之。延英進
買宴錢千萬。曦曰。皇后土貢何在。延英又獻皇后錢
千萬。乃得不劾。曦嘗嫁女朝士。有不賀者。笞之。御史
中丞劉贊坐不糾舉。將加笞。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
乃止。曦弟延政爲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自曦立不

叶。數舉兵相攻。曦由此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
大夫黃峻昇。觀詣朝堂。壺諫。曦怒。貶峻漳州司戶參
軍。校書郎陳光逸上書。疏曦過惡五十餘事。曦命衛
士鞭之百而不死。以繩係頸掛于木。久而乃絕。國計
使陳匡範增筭商之法以獻。曦曰。匡範人中之寶也。
已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於民以足之。匡範以憂死。
其後知其借於民也。剖匡範棺。斷尸棄之水中。曦性
淫虐。而妻李氏悍而酗酒。賢妃尚氏有色而寵。諸國皆借
后妃之號李仁遇。曦甥也。以色嬖之。用以爲相。曦嘗爲牛

飲群臣侍酒有詐及私棄酒者輒殺之并殺其替者連重遇既殺昶常懼爲國人所討曦心疑之以語誚重遇等重遇等流涕自辯李氏妬尙妃之寵欲圖曦而立其子亞澄乃使人謂重遇等曰上心不平於二公奈何重遇等懼六年三月曦出遊醉歸重遇等遣壯士拉於馬上殺之謚曰景宗

殷

延政審知子也曦立爲淫虐延政數貽書諫之曦怒遣杜建宗監其軍延政逐之曦乃舉兵攻延政爲延

政所敗延政乃以建州建國稱殷改元天德明年速重遇已弑曦集閩群臣告曰昔太祖武皇帝親冒矢石遂啓有閩及其子孫淫虐不道天厭王氏當求有德以安此土乃掖朱文進陞殿率百官北面而臣之文進以重遇判六軍諸衛事王氏子弟在福州者無少長皆殺之以黃紹顏守泉州程賦守漳州許文縝守汀州用晉正朔稱開運元年泉州軍將劉從効詐其州人曰富沙王取福州矣吾屬世爲王氏臣安能交臂事賊乎州人共殺紹顏迎王繼勳爲刺史漳州

南唐書卷二十八終
聞之亦殺賊迎王繼成爲刺史。皆王氏之諸子也。文
縝懼以汀州降于延政。南唐聞亂命查文徽等帥師
伐之。遂下建陽。延政遣統軍吳承祐往給福州曰。唐
兵助我討福州。信之。故連重遇殺朱文進。裨將林仁
翰殺連重遇。謀迎延政。都福州。會南唐兵方急攻建
州。延政乃遣其子繼昌守福州。而自拒唐兵。福州軍
將李仁達謂其徒曰。唐攻建州。富沙王不能自保。其
能有此土耶。乃擒繼昌及吳承祐殺之。欲自立。懼衆
不附。以雪峯僧卓儼明示衆曰。此非常人也。被以袞
冕。率諸將吏北面而臣之。已而又殺儼明。乃自立。送
款于南唐。南唐以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文徽等下
建州。俘延政于金陵。封延政鄱陽王。閩主劉從効自
領泉州。李仁達自領福州。羈縻而已。明年福州附于
吳越。

南唐書卷二十九

滅國傳下第二十六

楚國

馬殷

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遣孫儒劉建峯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畧地淮南。殷初爲儒裨將。儒殺宗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逐楊行密。行密走宣州。儒以兵圍之。久不尅。遣殷與建峯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乃推建峯爲帥。殷爲先鋒。轉攻

南唐書 卷二十九
豫章畧虔吉有衆數萬趨潭州殺其刺史鄧處約自稱留後唐僖宗授建峯湖南節度使殷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出攻邵州建峯庸人不能率其下常與步曲飲酒譴呼軍卒陳贍妻有色建峯私之贍怒以鐵槌擊殺建峯軍中推行軍司馬張吉爲帥吉乘馬傷髀卧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英勇可共立之諸將乃共殺贍磔其尸遣姚彥章迎殷於邵州殷至吉肩輿入府殷拜謁於庭中吉召殷上乃率將吏下北庭再拜以位與之時乾寧三年也唐拜殷潭州刺史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瓊攻連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桂管劉士政懼遣其將陳可璠王建武等率兵守義全嶺殷遣使聘于士政至境上可璠等不納殷怒遣李瓊等以兵七千攻之擒可璠等及其兵二千餘人悉坑之遂圍桂管虜士政盡取其屬州殷表瓊桂管觀察使四年拜殷武安軍節度使梁太祖卽位拜殷兼侍中中書令封楚王楊行密將呂師周來奔師周勇健豪俠頗通緯候兵書殷聞師周至大喜曰吾方南圖嶺表而得此人足矣以爲馬步軍都指揮使

率兵攻嶺南。取昭賀。梧蒙。龔富等州。殷表師周昭州。刺史。於是澧。辰。淑。并溪洞諸蠻。皆附于殷。殷請陞朗州。爲永順軍。表張吉節度使。殷乃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冊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冊上將軍。殷以其弟寶爲左相。弟存爲右相。廖先圖等十八人爲學士。末帝時。加殷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唐莊宗滅梁。殷遣其子義範。修貢京師。上梁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義範曰。車駕南巡。纔堪飲馬爾。莊宗嘉之。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仕。莊宗下璽書慰勞之。殷初兵力尙寡。與楊行密。成汭。劉龔等。爲敵國。殷患之。問策於其將高郁。郁教殷尊王仗順。外誇隣敵。然後退修兵農。又諷殷自京師至襄唐郢復等州。罷郢務。以賣茶。其利十倍。又鑄鉛鐵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筭。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數要封爵。天成二年。請建行臺。明宗封殷楚國王。用竹冊如三公禮。殷以潭州爲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以姚彥章爲左相。許德勳爲右相。李鐸爲司徒。崔頴爲司空。拓拔常

南唐書 卷二十九
為僕射。馬琪為尚書。子弟皆出為節度使。文武皆進位。謚其曾祖筠曰文肅。祖正曰莊穆。父元豐曰景莊。立三廟于長沙。長興元年殷卒。年七十九。謚武穆。子羲聲立。羲聲字若訥。殷次子也。殷建國以羲聲判內外諸軍事。荆南高季昌聞殷將高郁素教殷以計策。而楚以疆患之。嘗使謀者間殷。殷不聽。羲聲用事。謀云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為亡馬氏者必郁也。羲聲素愚。以為然。遽奪郁兵職。矯殷令殺之。明日。以狀白殷。拊膺大哭曰。吾耄荒如此。而殺吾勳舊。殷語左右曰。吾亦不久於此矣。明年殷卒。羲聲立。授武安靜江等軍節度使。羲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鷄。慕之。日烹五十鷄。以供膳。葬殷。羲聲不泣。頓食鷄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耶。長興三年。羲聲卒。追封衡陽王。弟羲範立。羲範字寶規。殷第四子也。殷子十餘人。嫡子羲振長而賢。其次羲聲。羲範同日而生。羲聲母袁夫人有美色。羲聲以母寵得立。而羲振棄官為道士。居于家。故羲聲卒。而羲範以次立。襲殷官爵。封楚王。清泰二

年賜三矢冠劍。天福四年加天冊上將軍。開府承制如殷故事。義範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臯、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義範性奢侈。光圖等皆博徒。飲博懽呼。獨常沉厚。長者上書切諫。光圖等惡之。襄州安從進、安州李金全叛。晉高祖詔義範出兵。義範遣張少敵以舟兵趨漢陽。漕米五萬斛。以饋軍。金全等敗。少敵乃旋。溪州刺史彭士然率錦、獎、諸蠻攻澧州。義範遣劉勅等擊之。士然大敗。勅等攻溪州。士然走。獎州遣其子師高率諸蠻酋降于勅。溪州西接牂柯。南通桂林。象郡。義範乃立銅柱以爲表。命學士李臯銘之。於是南寧等十八州、夷播等七州、昆明等十二部皆附于義範。義範作會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中。拓拔常切諫以爲不可。義範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是時契丹滅晉。中國大亂。義範牙將丁思覲廷諫。義範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隣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蒙塵。中國無主。真霸者立功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荆襄以趨京師。

倡義於天下。此桓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爲兒女之樂乎。義範謝之。思覲瞑目矣。義範曰。孺子。終不可殺也。乃扼喉而死。開運四年。義範卒。年四十九。謚文昭。義廣立。義廣字德丕。義範母弟也。義範平生惡拓拔常諫諍。嘗謝絕之。及卧病。始思常言。以爲忠。召之。託以義廣。義範卒。常數勸義廣以位。奉其兄朗州節度使義萼。義廣不從。義萼來奔喪。義廣將劉彥瑫曰。武陵之來。其意不善。宜出兵迎之。以備非常。使其解甲釋兵而後入。張少敵。周廷誨曰。王能予之。

則已。不然宜早除之。義廣泣曰。吾兄也。焉忍殺之。分國而治可也。遂以兵迎義萼於砭石。止之於碧湘宮。厚賂以遣之。義萼憤然而去。乃遣使請京師求封爵。請置邸稱藩。漢隱帝不許。降璽書慰勞之。義萼怒。遂送款於南唐。乞師攻長沙。義廣遣劉彥瑫。許可瓊等禦之。彥瑫敗。義萼於僕射洲。義萼去。誘溪洞諸蠻寇益陽。義廣遣崔洪璉。以遏諸蠻。劉彥瑫以舟兵趨武陵。攻義萼。彥瑫敗於澧州。義廣大懼。遣使請兵京師。漢隱帝不能出師。義萼率舟兵沿江而下。自號順天。

將軍。過長沙。攻長樂門。長沙陷。義廣率妻子匿于慈堂。明日擒之。遂斬。義廣杖其妻死于市。左右用事者皆鞠割之。乾祐三年。義萼自立。明年。遂臣於南唐。唐冊封義萼。楚王。義萼悉以軍政任其弟義崇。義崇與楚舊將徐威。陸孟俊。魯綰謀作亂。義萼置酒端陽門。義崇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槓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縛義萼。迎義崇以立之。義崇遣彭師高。廖偃。囚義萼於衡山。師高奉義萼爲衡山王。臣於南唐。義崇懼亦遣使請南唐。送欵。唐遣邊鎬等帥師入楚。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封義萼。楚王居洪州。義崇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周世宗下淮南。詔撫安馬氏子孫。義崇率其子弟十七人歸京師。

南唐書卷三十

建國譜第二十七

嗚呼。唐之盛時。制天下爲十道。統之以都督。而遐荒四達。合爲一家。中世多故。始立方鎮。大者連城十數。小者猶兼三四。雖稟爵命。而其勢以分。僖昭之世。則又甚焉。盜會強卒。相與爲亂。而一旦破城殺帥者。卽以其鎮予之。於是下竊土地。上要封冊。終以亾唐。而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故自江以南。昇。潤。常。歙。宣。鄂。池。饒。信。江。洪。撫。袁。吉。虔。一十五州。自江以北。揚。楚。泗。和。

滁光黃舒。斬廬壽海濠一十三州。合二十八州。楊行
 審專據以建吳國。南唐因之。置泰州筠州。又取汀建
 漳泉四州。復置劔州。共三十五州之地。號為大國。迨
 乎顯德。世宗出師。而遂取淮南一十四州。南唐君臣
 相顧猶懼。其不免。乃奉表稱貢。趨走不暇。削國降號。
 何其速哉。大抵僭服興亡。不在於強梗庸懦。而在乎
 世之治亂。世苟治矣。偏據之國。雖大必隳。逮德下衰。
 一夫倡亂。遂為敵國。為天下者。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作建國譜。

州三十有五

昇州都

吳因唐為昇川。徐溫建節。陞建

潤州鎮海軍

唐軍南唐建都。置江寧府。

常州

以江陰縣別置軍。

歙州

宣州寧國軍

江州奉化軍

洪州鎮南軍

撫州昭武軍

顯德五年。東都入于周。以州建南都。以東南境別置建武軍。

袁州

吉州

虔州百勝軍

筠州

保大十年置。

揚州淮南建東都

以六合置雄州。俄罷。復來肄。

鄂池饒信四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定州順化軍

顯德五年入于周。

泗州靜淮軍

顯德五年入于周。

滁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和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光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黃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舒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蘄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廬州保信軍

顯德五年入于周。

壽州清淮軍

顯德五年入于周。

海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泰州

昇元元年置。顯德五年入于周。

濠州定遠軍

顯德五年入于周。

建州忠義軍

保大三年取陞永安軍節度。後降軍亭。

汀州

保大三年置。

劍州

保大三年取。改爲南州。俄復舊。

彰州

保大三年取。

泉州清源軍

清源軍節度使。

取之而復失者十有一州。

州保大三年取。羈縻而已。四年入吳越。

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衡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澧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朗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岳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道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永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邵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全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辰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南唐書 卷三十
嗚呼。乘蒼以闢捷者勝之固易。地來而民去者守之極難。南唐之克楚。始雖因其內闢。而終以任用匪人。不能振撫。故劉言之徒。得以復張。嗣其初。欲罷桂陽之師。解益陽之戍。卽授言以節鉞。與夫曹公之應。二袁者可同論乎。

世裔譜第二十八

嗚呼。春秋之法。疑以傳疑。信以傳信。可不慎乎。先主以幼稚。轉徙民間。故其所祖。難於考覈。案徐鉉江南錄。承建王恪。後而五代史。著南唐世家。亦以恪係四親廟。是亦傳疑之意。歟。作世裔譜。

臯陶爲士師。期于無刑。而洽其好生之德於天下。則盛德之流光。宜肇祀於百世矣。故歷虞夏商世。爲大理。以天命族爲理氏。至紂之時。有理微者。爲翼肆中吳伯。弗合於紂。抱道而歿。其妻陳國契和氏。與子初。貞避亂於伊侯之墟。食木子得生。遂改理爲李氏。利貞亦娶契和氏女。生昌祖。爲陳大夫。家於苦縣。生彤。德彤。德曾。孫碩宗。周康王時。賜采邑於苦縣。五世孫乾。字元果。爲周上御史大夫。娶益壽氏女。嬰敷。生耳。

字伯陽。一字踰。周平王時爲太史。著書九篇。以明道
德。至唐祖之。以爲玄元皇帝。其後有李宗。字尊祖。魏
封於段。爲子木大夫。守道不屈。生同。爲趙大將軍。生
兌。爲趙相。生躋。趙陽安君。一子曰雲。曰恪。恪生洪。秦
太子太傅。生興。族字育神。秦將軍。生曇。字貴遠。趙伯
人。侯入秦。爲御史大夫。葬柏人。西生四子。崇。辨。昭。璣。
崇。字伯祐。隴西守南鄭公。生二子。長曰平。燕。次曰瑤。
宇內德。南郡守狄道侯。生信。字有成。大將軍。隴西侯。
生超。一名伉。字仁高。漢大將軍。漁陽太守。生二子。長

曰元。曠。侍中。次曰仲。朔。河東太守。征西將軍。討叛羌
于素昌。戰沒。贈太尉。葬隴西狄道東川。因家焉。生柏
考。隴西河都二郡太守。生二子。曰尚。曰向。尚。成紀令。
因居成紀。生廣。前將軍。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匈奴
畏之。二子長曰當戶。生陵。字少卿。慷慨有大志。爲騎
都尉。陷匈奴。次曰敢。字幼卿。郎中令。關內侯。生禹。字
子通。弟忠。禹。生丞。公。河南太守。先。字敬宗。蜀郡北平
太守。生長宗。字伯禮。漁陽丞。生君况。字子期。博士。議
郎。太中大夫。生本。字士明。郎中侍御史。生次公。字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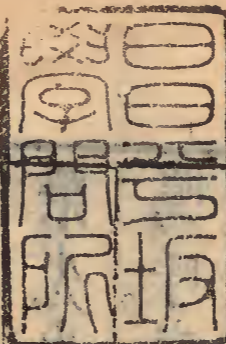
君巴郡太守。西夷校尉。弟怙。次公。生軌。字文遠。魏臨淮太守。司農卿弟潛。軌生隆。字彥緒。長安令。積弩將軍。生艾。字世績。晉驍騎將軍。魏郡太守。生雍。字雋熙。濟北東莞二郡太守。生二子。長曰倫。次曰柔。字德遠。北地太守。武衛將軍。安西亭侯。生昶。字伯堅。涼太子。侍講。生昂。字玄盛。西涼武昭王。與聖皇帝十子。譚歆。讓。愔。恂。麟。豫宏。眺。亮。愔。管。孫。絲。纒。孫三人。曰丞。曰茂。曰冲。曾孫曰成。禮。豫。玄。孫曰剛。歆。字士業。西涼後生。八子。勗。紹。重耳。弘之。崇明。崇產。崇庸。崇祐。重耳。字景

順。以國公奔宋。為汝南太守。後魏克豫州。以地歸之。拜恒農太守。復為宋將薛安都所陷。後魏安南將軍。豫州刺史。生獻祖。諱熙。字孟良。後魏金門鎮將。生懿祖。諱天賜。字德真。三子。長曰起頭。長安侯。生達摩。後魏羽林監。太子洗馬。長安縣伯。其後無聞。次曰太祖。諱虎。次乞豆。虎。西魏時賜姓大野氏。與李弼等八人。號八柱國。周閔帝受魏禪。虎已卒。乃追錄其功。封唐國公。虎生世祖。諱昞。襲封唐公。昞生高祖。於長安體有三乳。性寬仁。襲封唐公。隋文帝相周。復高祖姓李。

氏。煬帝南遊。天下盜起。高祖兵二萬。起自太原。敗宋老生于霍邑。有衆二十萬。遂入京城。立代王侑爲皇帝。遥尊煬帝爲太上皇。改元義寧。高祖進封唐王。五月戊午。隋帝遜于位。高祖卽位。是爲大唐。憲宗子建王恪。先主之始祖也。恪元和元年始封。時緇青節度使李師古死。其弟師道。丐符節。故詔恪爲鄆州大都督。平盧軍。緇青等節度大使。長慶元年薨。子以宗室子爲嗣。史亾其名。其後有李超者。或以爲建王後懿僖之時。宗室世遠。遂與異姓之臣雜而仕宦。至或流落民間。超之子志。爲徐州判司。志生榮。號李道者。榮先生。至先王卽位。是爲南唐。

嗚呼。春秋之時。天子失政。而諸侯擅之。自平王始。諸侯失政。而大夫擅之。自漢梁始。蓋陵夷之勢。不可復振。而覬覦之心。無所饜足。則亂臣賊子。倣尤爲之者。豈特春秋之時乎。有唐失御。方鎮之帥。或浸長於健卒。或崛起於群盜。而楊行密。以江淮二十八州。輒建吳國。則是春秋諸侯之罪人也。行密旣歿。諸子庸懦。而弒溆。溆去楊氏。則又漢梁大夫之罪人。且楊

氏建國未久。政在徐溫。而知訓。知誥。景通。景遷。景遂。繼秉國政者三十餘年。隆衍與溥。位號空存而已。故賈崇謂嗣主曰。臣事先朝二十餘年。韓熙載謂後主曰。嚮化諭於四紀。胡則曰。我等世受主恩。由是觀之。先主雖以季年得位。享國六年。而擅命專制。其尚來矣。



南唐書卷三十一終

文政卒

